官制門　吏治　考課　薦舉　選舉　銓選　爵秩
資格　任子　久任　人才　節義　朋黨
兵制門　周兵

羣書考索續集

卷三十八之四十

群書考索卷二十八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邑人蕭泗校正

。官制門

吏治

宣帝循吏多於文帝

宣帝一寬仁恭儉不及文帝天資刻薄頗類景帝其所能垂意吏治而以良二千為重者徒以舊勞於外備知閭里疾苦吏治得失故也其天資刻薄終不可掩夫是以循良之名多歸於吏彼其循吏之數多於文帝之世者正以文帝寬厚長者徳意志慮盡出於己不待吏為之宣帝徳意既薄於是循吏之名始稍著見於世名不在君而在吏既有以見其君之無足言然自數人之外酷吏亦可知其不少矣（費袞）。舉郡縣皆循吏而無循吏之名纔說循吏必有酷吏區別於其間故漢之循吏正為

宣帝而作東漢之循吏正為明帝而作（陳君舉）

德化盛則循吏無稱

循吏變風之美酷吏變小雅之刺德化在上風俗淳一則循吏無稱（文帝時是也吳公故不立傳如正雅無風）教化闕則國異政然後吏著稱（文翁興學是也如列國有風）宣帝循吏最多亦有褒貶知擇任二千石（良吏為盛宜褒）然宣帝雜霸刑名一時吏能亦多承宣帝意嚮惟王成黃霸龔遂召信臣朱邑有德遜之風（義歸於上則上有歎）武帝時只一仲舒（然事不止於循良吏洪寬裕儒又與仲舒不同）循吏各有所長（朱邑廉平王成勞來信臣勸農文翁興學）

宣帝雖有循吏亦有酷吏

宣帝時雖有循吏酷吏亦不少循吏只是數人皆緣宣帝德意薄故名歸良吏若文帝時豈可勝紀又緣帝長於民間故知民疾苦緣在民間知官吏欺弊賞罰不明故綜核名實信賞必罰緣知民間忻戚諸吏不良故選良二千石此良吏所以盛也然宣帝雜霸任刑一時能吏皆以嚴治承帝意向惟王成黃霸龔遂召信臣朱邑有德遜之風文帝吏不入循吏酷吏傳

景帝始有酷吏

文帝寬仁無酷吏景帝初承文帝後吏胥惟郅都獨嚴故為酷吏之首然郅都乃在鼂後文帝吏不入循吏酷吏傳景帝始有酷吏緣景帝學鼂錯寬仁貶於文帝此酷吏所由起也

武帝時皆是酷吏

武帝朝無循吏皆是酷吏武帝本非慘刻之資只緣多事欲齊之以刑班固正其名別其義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亭意當矣迹其上以為能一語即見上之人欲齊之以刑之意矣

武帝以酷吏為能

能之過則為酷故能吏多見於酷吏傳故凡武帝之所謂能者皆班固之所謂酷也蓋武帝正以多慾而起多事惟天下之或亂吾意也故寧以刑法整齊其民以能吏趣辦其事故班固云雖酷而能稱其位矣楊僕為主爵都尉治放尹齊上以為能拜為樓船將軍。王溫舒為河內

太守好殺行威上以為能遷中尉（凡為吏必有赫赫之名故王溫舒為廣平都尉廣平道無拾遺迹其上必為能一語即見武帝齊之以刑之意）

考課

唐虞成周考課先申明邦法而後誅賞

或問太宰之職正月之吉乃始和而布之正歲之月乃始垂象觀之邦國都鄙官府之中乃始施其治牧監正貳之屬乃始建其人何也曰此所以申明吾之法也歲終三歲將有以考課其人正月正元日四嶽四門之詢闢四目四聰之明達十二牧之咨二十二人之戒猶諄諄然命之者是固將以為考績之地也夫是以前黜陟去四凶天下至於咸服後黜陟而分三苗庶績至于咸熙三代以來世守此道周人考課之法尤嚴於唐虞三代之舊考之周禮有所謂逆其治者執吾之法而逆徼戒之於其先也有所謂待其治者既徼戒之則待其成而考驗之於其後也如宮正醫師司會大司徒小司徒鄉大夫族師黨正鄙師內史司寇士師之屬則皆所以[illegible]其事如宮正膳夫酒正太府職內司會司書內宰司泉泉府稾人舍人之屬則皆所以考其財如太宰小宰宰夫則兼統而兼考之故日之有成日考之也宰夫受之月之有要月考之也宰夫令之有小宰受之歲有會歲致之也小宰贊之而太宰受之也三歲之有計三歲致之也冢宰贊之而王親受之蓋有官則必有事有事則必有考人與官不相違功與法不相悖則置之賞之其官則然其人則不然其法則然其功則不然則廢之誅之太宰既以三歲計吏而誅賞司士以三歲稽士而進退非一切委之以法而聽其人之自縱也周人考課之嚴如此夫豈遽行其法而遽其效也哉其本末源流固自有次第非汲汲焉於朝夕之頃蓋曰成曰要雖不廢於日月而會計之大則必遲遲於一歲三歲之終申飭儆戒之必嚴勤勤於正月正歲之始在太宰則始和挾日而後斂在太宰則正歲帥治官之屬觀治象之法而懼之以大利在宰夫則正歲以法儆戒群吏令脩宮中之職事而勸之以良能以至大司徒正歲帥屬觀教而鄉大夫州長黨正以考而讀馬大司寇正歲帥屬觀刑士師亦憲而禁令焉故凡昔者經國之大綱

為治之條目燁燁然常有日新之意奉行之吏聯事合治之人欣欣然常有日新之功法若始立之法人若始用之人戒飭勉厲之餘有奮發而無懈怠有勑正而無玩弛能否畢見賢不肖無所隱至是考績之法始可行小而予奪大而生殺始可以各當其情也

考課詳於外而不詳於內行於小吏而不行於達官

漢考課之法詳於外而不詳於內行於小吏而不行於達官郡國長吏既有以上計以較其殿最而部刺史以其六條督其治行天子時遣使者乘傳行如方以察吏考俗而公府聽采長吏贓否以謡言舉按輙被黜免大率於外為詳也至於內則不過三府者光祿勳歲以察德行以進退之而已雖曰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為中二千石選二千石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然進退之序亦未必一以考課為黜陟也焦延壽為中黃令舉最增秩王溫舒試亭長以事數廢賞罰若甚公矣然倪寬為左內史與民假貸而負租課當免而更以最治平為第一而卒不聞其擢用此皆行於小吏而不行於達官也至於京房奏考功課吏法欲以丞令治一縣崇教化亡犯法者輙遷尉有盜賊滿三日不舉發者則尉事也令覺之自除尉負其罪則又行之於縣有上下相司之意其法頗碎不可用矣嘗聞魏正始中上使王昶撰百官考課事昶以為黜陟之文而考課之法不垂周制冢宰之職大計郡吏之治而誅賞又無比較之制由此言之聖主明於任賢畧舉黜陟之體以委達官之長而總其統紀故能否不可得而知也大意以上考下郡以課縣如扶風課茂陵蕭育第六是也州以課郡如刺史以六條察二千石歲終則奏事舉殿最是也丞相總職庶官如丙吉之歲竟丞相課其殿最以賞罰是也

唐考功之法善

考績之法唐虞至成周未嘗一日廢也秦漢之興此法亡矣京房區區欲舉而行之卒不見效而身死誅自漢魏而下未能行其緒餘者惟唐興獨有成法終始行之以有可稱焉其法有四善二十七最善以著其德行最以著其才術以善與最相為乘除分為九等以攷中外官上者

加階其次進祿其下奪祿又其下解任歲定京官望高者二人分校京官外官考而以給事中中書舍人涖之其後屢置知考使嘗以宰相董其事見於傳記如孫狄之鑒班宏之公趙景盧承慶之達崔隱甫之敏趙宗儒之核皆可以稱記雖孫狄倈朝書何易於事托言邑民議益昌令不得上考然易于以不失考中上雖陽城自書下考而益以顯名至如李渤考功員外郎爾乃自宰相而下升黜之雖其事不見施行讀其表辭抑揚奮厲令人神竦大抵唐之法唐虞三代之美意也三代而下皆不能行獨唐能始終行之此其所以為可嘉也矣且其間豈無徇私任情之弊而其法自不可廢必也因饐廢食因溺廢舟則宰相之除授長官之薦擧豈皆人人無私而亦可廢乎嘗攷之唐世以物望取人而不疑於有司者其槩有三一曰貢擧許人以薦獻徃徃皆得公然推薦二曰選曹鑒裁甄拔不一切關於資考三曰考功有褒貶之實有升降之由此三者今皆無有然唐賢言選擧之弊多矣至於考課初無異議趙景嘗官六議其四亦言考課之善而已今若擧而行之又何難焉

薦擧

武帝朝所薦皆言利之人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以吾觀鄭當時之立朝未免於逢君之惡也武帝外興師旅内脩宮室窮奢極侈使其不得興利之臣四顧索然莫能措手又將懷財盡民散之懼卓然更化復於質朴使哀痛之詔富民之侯必不至於末年而後行也當時不知出此反迎逢武帝之意薦東郭咸陽孔僅榷鹽鐵算舟車言利析秋毫以滿帝之欲俾帝之侈心與財俱長是猶蛟龍之雲雨虎豹之羽翼也大節耗斁縱有推轂賢材之意豈能揜其失耶昔鯀之湮洪水三苗之即功共工之象恭滔天彼其竄殛之刑無可疑者惟驩兜亦嘗稱共工於堯朝而遽與三人同罰者抑有深意焉功莫大於進君子罪莫大於進小人小人一至則亂國無所不至推其原究其本非自人以薦之小人安能自進哉以是而論雖切其罰不為過也當時苟生於舜之時吾知其不能逃崇山之貶矣

舉主改官之弊

今議者以舉主轉官為進賢此不知其弊之深也夫凡善惡之人各以類聚故守廉謹者各舉清幹之人有贓汙者各舉貪濁之人好徇私者各舉請求之人性庸闇者各舉不才之人朝廷不問是非但見舉主數足便與改官則清幹者進矣貪濁者進矣請求者進矣不才者亦進矣混淆如此便可與進賢之法乎

連坐舉主之法非

聖人之所以不責人之所不能者得以深責乎人之所能也後之立法者異於是責人以其所不能而其所能者不深責也宋朝自祖宗以来責有薦舉除授之日仍列舉主姓名或在官貪濁不公柔懦不理職務廢闒處斷乖當並量輕重連坐且夫人之難知自堯舜病之矣今日為善而明日為惡猶不可保况於十數年之後其幼者已壯壯者已老而猶執其一時之言使同被其罪不已過乎故曰今之法責舉主以其所不能者謂此也

薦舉為國非為己

張安世嘗有所薦其人来謝大恨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耶羊祜所進達之人皆不知所由嘗曰拜官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也狄仁傑薦張柬之又薦姚崇等數十人率為名臣或曰天下桃李盡在公門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孫下薦唐介呉中復為御史或曰君未嘗與二人相識而遽薦之曰昔人耻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婁師德薦狄仁傑仁傑亦不知王旦舉李行簡行簡亦不知此舉人不以為己恩者也左雄薦周舉為尚書既而雄舉馮直不當舉即以舉劾雄此為人所舉不以己而受其恩者也或問報國孰為大曰薦賢為大竭一身之智力其效少竭衆人之智力其效多

宋朝有擇舉主察舉人責舉主之法

擇舉主於未用之先察舉人於方用之始責舉主於已用之後此祖宗之良法也咸平初上語李至曰凡所舉官多聞謬濫不若先擇舉主此擇舉主法也太平興國之詔曰九品之賤一命之微未嘗專望於有司

必須召對於便殿此察舉人法也乾德之詔曰除授之制書舉主姓名或不知舉者並連坐之此責舉主法也擇之於其先則人知所勸責之於其後則人知所懼天子又於其中而致察焉則其權又不專在有司矣祖宗朝舉京朝官委之蘇易簡陳恕舉御史委之樂黃知自陳徵謂其人足以堪是選也今之遷官不能皆備人一當其任例可揀拔廉譏者舉清幹贓汙者舉貪濁此之匪人如薦賢何祖宗朝高惠連之績用面授朝官張祥之自新設以令長此皆親得於顧問者也今之班引特為文具去簾座於數十步之外聽倡姓名而已旅進旅退何以知人若乃連坐之法則祖宗之所嚴而今日之所寬也昔邵餘慶受誓戒不及猶劾舉主邵燁舉非其人已經數宥猶至停官其法之嚴也如此雖曰改節中變許自陳首而又有不在陳首之限者今也不然罪犯已著不可苞護舉主乃以陳首而免連坐不罰而懼能幾何人三法皆壞而薦舉之弊有不可勝言者爰竊嘗因賈黯之言而深思焉舊制薦人不限員數自張易所舉猥多乃始限之舊帶嘗參官得論薦其後常參官不許論薦舊不以在任及所統屬皆得論薦其後雖在任及統屬方許論薦是向之法疎而後之法密矣然天聖中改官者止數十人皇祐中已六七十人至于治平則三倍其數法之疎者其數省法之密者其數增此其故何哉大抵有勑舉有限舉勑舉主者闕其人則舉不闕則不舉也限舉者每歲有舉雖不闕亦舉也祖宗時闕令長則詔舉令長闕幕職則詔舉幕職闕京朝官則詔舉京朝官士大夫脩身所舉一二人而已故可以選可以責天子亦可以聞視自夫監官郡首歲舉限員不問賢否但欲充數一人之身更六七任則所舉不勝其衆雖欲行三者之法烏得而行之限舉不可行勑舉不可復善謀國者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矣噫薦李師錫者凡三十餘人擢之不次可也而上與循資貫積善吏用昭歷任書狀薦之者無一人終身選調可也而特以京官與之祖宗權衡固有出於是法之外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薦舉得人

呂蒙正之冊備盡人才陳述古之藁皆天下名士先正知人之明薦人

之公得人之盛如此哉大抵祖宗盛時公道著明大臣知薦賢報國而已士大夫知行己律身而已上以公取下以公進一毫之私心不預焉恩自己出王公曾嘗惡焉謝恩私門吾所不敢曾其今之師德歟曹彬之薦其子其奚之於午也呂蒙正之薦其姪謝安之於幼度也范仲淹嘗攻呂夷簡而夷簡復薦仲淹唐介嘗劾文彥博而彥博復薦唐介此喬元之於陳球觧狐之於荊伯柳也劉安世以不通溫公之書而被擢則稽退者進張師德以兩詣王相之門而見卻則奔競者退論薦如此爲何議然則被薦者如之何曰范仲淹之於晏殊每以不稱爲羞若此者可以受所薦矣未被薦者如之何曰呂舜從嘗調勤於職事乃所以求知若此者可以得所薦矣噫薦人者不私所薦被薦者不干所薦未被薦者不干所薦又烏有薦擧之失實哉故愚不敢以任法論祖宗而以任人論祖宗

擧人乃所以爲賢

己賢不及賢也己賢而擧人之賢斯賢矣己能未爲能也己能而揚人之能斯能矣陳述古襄之侍經席也所薦之士自司馬君實而下三十餘人皆賢能之士也嗚呼盛矣其後高宗紹興元年求賢手詔亦擧陳襄薦賢事

趙普堅薦二人

普之相太祖也嘗爲其事擇官普列二人姓名以進太祖不肯用他日又問復以進又不用他日又問復以進太祖大怒裂其奏擲殿陛上普色不動搢笏帶間徐拾碎紙袖歸中書則補緝之復以進太祖大悟終用二人

限日擧賢

慶元六年臣僚申請述孝宗之訓明詔兩省侍從臺諫之臣限三日各擧一二員謂嚴三日之限所以杜臣下請托之私奉聖旨依仍不許宰執臺諫侍從親戚子弟交薦

改官

李垕進卷云初選人之未改京官也但以積考序進雖有保擧課試之

式進者不必皆由此途真宗益謹課試多所升黜而保舉之詔又數下進者稍繁矣大中祥符三年始募幕職州縣官雖三任六考始得論薦被保舉者或一二人或三四人亟加遷擢執事頗惡其濫命自今待及五人始以名聞自明道後則又裁定內外臣僚歲舉官數文臣自待制至御史武吏自觀察至諸司副使各有等級不許踰過而被舉者非其本部監司按察司不聽磨勘其法制頗詳寶元末因上封事者言磨勘京官者必六考以上而嘗犯罪者加一等選人六考而改官實起於此慶曆初更命諸州視邑之多少薦舉差等而守將始有限矣皇祐初更命監司以所部多少劇易之差為舉人之數尋復裁定舉京官數而部刺史之舉始有定限矣

舉官額

天聖數十人紹興百四十人孝宗朝百二十人為是真宗行三年磨勘之法皆可積考而進無賢愚之別故自真宗以來改官之制不得不限其舉官

選舉

王制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

周禮

閭胥書其敬敏任恤族師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黨正書其德行道藝州長正月之吉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

漢唐制度

選舉之法一變而為辟舉再變而為限年三變而為中正四變而為年停五變而為科目自隋始置進士科而唐因之其科目之不亡而明經

進士尤貴其得人已盛可為後世之良法也古之所謂鄉舉里選者猶曰鄉里之舉選云爾唐則不然舉以禮部謂之貢舉選以吏部謂之銓選其名同其事異而其意於古有合者循其制而善用之雖古所以取士之方何以加是哉漢初為辟舉之法限以四科一曰德行二曰經學三曰明法四曰任事要知本末具舉此其意又與周官考其德行道藝而賓興之豈遽相遠然而舉之於郡國而任之於王朝其初天下畏法莫敢繆舉而不舉者有罰其後舉者猥濫而妄舉者有罰則循私忘公之弊已形矣左雄為限年之法但使諸生試學文史試章奏一切責之以課試而貢舉之漸興也當是時胡廣張衡已議其非以為詔舉孝廉一以能誦章句節奏掇為限是為捐本而忘末而魏氏之興遂立九品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其取士之意本欲合之於古以德行為先而其弊乃至於純任閥閱不論賢愚故劉毅云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晉宋循襲莫之革弊夫以名求之則中正之選豈不合古然流弊之甚歷代厭苦反不若左雄課試之法行之十年號稱得人然則善法古者又何必徇其區區之名也九品之弊權歸吏部劉毅云一吏部兩郎中而欲究竟人物何異以管窺天而求其愽於是崔亮為停年格士無賢否專以解日月為斷謂之年勞甄陞踵而行之史謂魏之失才自亮始然其法亦因時制爾夫豈得已哉崔亮年停之法即裴光庭之循資格也於時為譏於今為用是亦烏可以哉觀亮與甥劉景安書亦以激於中正之弊而為此爾故格法創於魏科目興於唐皆所以救中正之弊也陳黯曰進士科目自漢至唐為擢賢真知言哉

唐選舉之弊

當唐之時言其選舉之弊一曰不求德行而第考文章之末藝以為非古薛登曰古之取士必考素行之原詢鄉曲之譽漢世求士亦觀其行碩文效試官武閱守禦劉嶢曰（通鑑作劉曉上元元年）國家以禮部為考試之門考文章於甲乙故天下驅馳於才藝不務德行楊綰請因古制縣令舉孝廉於刺史刺史升之禮部郗晁言文章之士不根教化進士以詩賦取不先道理明義以墨義考試不舉儒術選人以書考殿最不尊人物

各有言義者于史集以此知本者然而不攷其所以變之之由則亦不足以為義也古者天子自治者王畿千里之外即為封建其王城二百里之外又責之都鄙之長則天子所治者六鄉六遂二百里之閒爾當此之時四民皆世其業無越乎分守其比閭之民脩其德行而書之鄉大夫者又非有後世驟貴峻拔之勢固亦無所覬覦而其心術純一毀譽自不相冒鄉遂之官下視所隸伍伍相聯朝夕相習可以指數而心諭又不難乎攷察下漢而郡國雜置然其僚佐皆自辟除常歲所貢率二萬口貢一人不貢一二百人而止以天子之朝公卿之重一歲之久按郡國所推薦一二百人之賢否進退雖在數千里之外亦無難者自漢武稍稍裁抑侯國秩二千石不許擅授魏晉而降權益內移故有敕用州衞郡功曹者至于隋制則一命以上之官皆由朝擬由是朝授歲選動以萬計而後世爵祿益貴奔競成習欲以無形之德行不可憑之毀譽人人察之而冀其所得豈不難哉魏之中正局嘗不以德行為本而流弊之甚後代苦之要知封建不立世祿不行郡縣之權悉歸朝廷而欲倣古貢士之常制不可得已故科目肇於漢興於隋著於唐而備於宋朝此誠擢賢之路也誠使收之以貢舉格之以法律而分置之朝廷與州縣嚴為考績之法而徐故其後豈不合於唐虞所謂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之良法哉而奚遽不足以得其德行之實也哉又奚至於捨本而徇末也哉

鄉評

人之實行能掩於人之所不知而不能逃乎鄉黨之公議故古之論秀必本于鄉而漢之取士猶有鄉舉里選之遺意也武帝求賢良國人共推公孫弘以充賦萬石君家以孝謹聞郡國特以其子為郎中令一推悅寬則曰知之久矣一言蕭望之則曰此東海蕭生耶一薦龔勝則曰固已聞其名其令聞美譽固已素著於鄉而達於朝廷之上蓋如是其不可掩也至於酈食其家貧落薄縣中謂之狂生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陳湯丐貸無節不為鄉里所稱公議之在鄉里昭昭乎不可泯沒安能掩其所不知而用之歟君哉是故能自持於鄉者然後州縣

拔為幹佐曹吏能自立於州縣者然後五府辟為曹掾能自效為五府者然後朝廷所選用其初皆本於鄉里公舉也是以高祖之初郡縣各置三老相帥為善而又設為孝廉之科以取士其殆有意於鄉舉里選之舊乎

貢舉

高宗時劉祥道言歲入流千五百經學時務比雜色人三分不及一元宗時楊瑒言流外及諸色仕者歲二千過明經進士十倍是唐科目取人不及雜色入流之衆也然唐取士之途又有二焉由學館曰生徒由州縣曰鄉貢而楊瑒言明經進士百人二監生千百數當選者十之二而得第者無幾是言生徒不及鄉貢也進士科不過三十人故杜祐言進士得第者百一二明經者十一二是進士又不及明經多也生徒不及鄉貢進士不及明經明經進士又皆不及雜色入流此其選數之大凡也唐初貢舉屬之考功至開元移之禮部所謂主司皆有常人則既預知之矣不惟預知也亦可預謁之不惟預謁也亦可預托之貴者以勢托富者以財托親故者以情托此豈復有真貢舉哉故有因權勢以相傾奪如牛李之黨由於錢徽典舉之日至於互相磨軋者四十餘年於是又有畏嫌自私而矯時以為公者則有嫌於貴而不得舉者矣如韓退之之序孫辟是也有嫌於富而不得舉者矣如柳子厚與王參元書是也幸而不出於私則又不幸而入於矯夫其矯者必有所懲也故觀其矯而思其所懲之由則通榜取士弊且如此此唐名臣多由此出彼果何以致之邪豈其有徇私之弊而猶不失其收時望之利耶若夫崔群之第緣梁肅杜牧之第緣吳武陵李商隱之第緣令狐綯盧肇之第緣李德裕每每類此亦何惡於請託試

唐志謂進士尤貴得人亦盛

唐志謂衆科之目進士尤貴其得人亦盛然嘗論之以唐貢舉之員數較之他流則狹矣以唐貢舉之條式較之今日則疎矣然而足以得人何哉曰儒科之重自唐始其狹且疎何尤焉而其流品之別公望之屬抑有自來故雖狹且疎而猶足以得人是儒科之所以重也韋貫之嘗

言禮部侍郎重於宰相憲宗語其故對曰為陛下揀宰相者得無重乎擢徳輿為禮部侍郎擢進士第者七十二而登宰相者十人其他征鎮岳牧文昌掖垣之選不可悉數則知其時待之之重有在於是而其奮然於事業為國名臣者多出於其間前世所無也杜牧言國朝自房梁已降有大功立大節者率多科第人也因歷數其人謂郝處俊來濟上官儀李元義婁師徳張東之郭元振魏知古姚元崇宋璟劉幽求蘇頲父子張說張九齡張巡裴度凡十九人皆文武全才傑然不世出者然牧所言及其時而止間猶有遺者以此見唐史得人之盛非虛語也

漢科目

漢之取士隨時設目蓋非一科其行之最久得人為多者在學校則有明經在郡國則有孝廉賢良茂材明經而已孝廉始於高祖賢良始於孝文茂材明經始於武帝四者之科終漢之世不變而公卿大夫多由此途出然愚以為碩大宏博之材要非科目所能得限人以科目之選則其所得豈復有異才乎蓋明經止於藝以射策為甲乙非有深探聖人之旨賢良止於對策與時世為俯仰非有直言極諫之士鄭司農謂舉孝廉比於周之賓興舉茂材比於周之興能此又名似而實非也是以業明經者志在於取青紫應賢良者志在於貪權勢陳湯舉茂材有不奔父喪之罪徐淑舉孝廉而不能逃冒年之責以科目取士而得人若是其有卓然不群出其中者特幸耳雖然漢猶不專倚於科目也鄉里有推譽之公州縣有辟除之選故士之脩於鄉者雖不由科目以進而辟書踵門選授州縣等而上之豈與科目之士同於擢用此後世之所未講也

銓選

漢無限年

古者四十強而仕七十則引年而致仕故其未仕也用其半生為學而後可以入仕及其既仕則以三十年宣力於國而晚歲休致又足以自養其筋力故下無躁進而上無貪位漢世士大夫自少至老初未始有

限也劉向以十二為輦郎陳咸以十八為郎貢禹之子年十二而元帝欲祿之其入仕不幾扵濫乎劉辟強以八十為衛尉公孫洪以八十為丞相充國以七十餘為將軍貢禹以八十一遷御史大夫是未至扵老耄者皆可以綰綬于朝也平帝始平中龔勝漢邴以年老乞骸骨詔策遣之始有古者年至致仕不盡其力之詞後漢左雄議限年法四十以上始郡舉孝廉是二者俱有得扵古人之意今制二十八仕七十致仕視漢世為得而所以致入仕之源者抑猶有可議者乎

遷轉 漢之遷轉惟上所命初不以品秩高下為升降故士亦俯首聽命而莫敢有所請張釋之十年不得調楊雄三十不徙官至有為太僕立功自高至文而猶未離乎舊職則何有淹滯若此也賈誼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公孫洪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王仲翁大將軍長史三歲至光祿大夫若此者又何其速也彼其黜陟進退雖未必皆當乎賢否而其用舍之權一出扵我固未始有資格之拘然至扵大臣不職去之可也彼其印綬可也亦何至左遷他官以辱之哉孔光免丞相為博山侯久之復為光祿大夫位次丞相月餘為御史大夫未幾復為丞相以至韓安國蕭望之翟方進之徒皆以御史大夫為他官（安國為中尉望之為太傅方進為京兆尹）彼嘗執天子之政矣嘗正百官而統其權矣今一旦降尊就卑使其僚佐比肩而治事豈所以待大臣哉國朝體貌大臣之禮可為萬世法

辟除 漢選部有尚書自縣令以上始赴尚書調選（張故）其餘郡縣之屬吏至扵公府之掾曹各自辟扵其長其諸侯王國自內史以下亦皆得以自除是以朝廷無銓選之勞官府有薦賢之實賢否勤惰各察扵其屬之長而黜陟之故幹佐曹吏拔扵州縣者然後為五府所辟五府舉掾曹然後為朝廷所用推而至扵公卿之尊初未始有限也故何武以大司空辟鮑宣為佐曹掾史高領尚書事而辟康衡為議曹史此曹掾之辟扵公府者也周景以刺史而辟陳蕃為別駕王渙以方城令而辟仇覽為主簿此屬之辟扵郡縣者也是以士之脩潔扵家而聞譽達扵朝廷往

往辟書交至其門而無遺才此漢之選吏所以一付之公議而猶未至纖悉於法也今吏部注擬下自監官筦車之微一切選之尚書其弊資格而例以予之若執契券而責償其主奚暇問其賢不肖哉

選曹

自隋一命之官皆授之朝廷州郡之官悉歸於吏部而唐承其制不能彌縫其闕更張其弊是以論者不滿焉唐之選法始於孟冬終於季春天下之士奔走於往来秋而往春而歸歸裝未觧而選期又至是以遠者不能至貧者老者不能至至者不能歸此其患一也其選法與禮部無異自五品而外更歷之久亦不能免庸有顧重而不屑就者此其為患二也凡選無常員雖至者千百而授者不能什一則有出身二十年而不能祿者此其為患三也夫群天下之士而決於一二有司之目察其貌言攷其書判任公之吏力有所不逮容私之人亦何所不至至於諸托縱横奸偽百出無足怪也此其為患四也唐者長安每歲輸江淮之運以足饋餉今也進士雜流動以萬集僕馬之數又倍於是匱耗也力孰甚於斯此其為患五也又其銓官率以四考及其滿秩理年即還限以歲數乃得選集得失之際又不可必去位者顧戀有不忍之意居官者放縱無堅待之操此其為患六也凡此六患唐之諸臣極言其故而求所以革之之方皆以為莫如復漢辟舉之法而卒不能行漢初風俗猶古郡國守相得自辟舉中葉以後猜疑交作拜徙如流則既已不可行而況又其後乎夫不私於物物亦公焉不疑於物物亦誠焉今既郡守數易不如漢權任不如漢漢二千石下委之選除今以一命悉由廷授而獨於辟舉欲循漢舊不亦難乎夫自漢武以来極力以收郡國之權至隋而後盡豈其能一旦復歆之耶故辟舉之法雖喜非復唐所能行也宋朝循唐選法而六患自亡乃有任人不任法之患似直過云

流品

漢之用人不分流品視其材能勳績等而上之無有限格周勃以木強申屠以蹶張薛宣以書佐魏相以卒史皆致位丞相然其入仕之始等級次第亦自有品節存乎其間其以明經學學進者則多除博士或大

夫侍中如嚴助朱買臣疏廣平當之徒是也其以材武勇猛進者則多除太僕或中郎將驂乘如夏侯嬰公孫賀衛綰之徒是也張湯以法律進身則先以法官處之始為內史後為廷尉皆法官也黃霸以入粟補官則先以財賦處之故始為卒吏後為均輸長皆掌財也雖其始有所分別而積功累勳無不可任者此漢官所以未免乎雜也武帝始用儒者為宰相革去軍功刀筆之選誠可為一代之良法而其後惟意所用亦不專用儒生汲黯謂刀筆吏不可為公卿蓋有激而云終漢之世清濁混殽上下無別以宦官典領尚書以儒術直秘閣尚書郎掌代王言而以令史久次補之宜乎丁邯恥以孝廉而為郎也誠使漢之用人上至公卿而有限法則雖流品之不分何害哉

雜流

蕭何著試吏之法然諷書九千字以上者得為吏又賜六體書而課最者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則為吏者因以諷誦字畫而為之矣至於太學選用文學掌故之士則有補左右內史鴻臚卒史者有補郡守刺史以至二千石屬者則胥吏之職固無間於清濁貴賤而為之也故倪寬以射策補廷尉卒史龔勝孫寶以明經為郡史路溫舒既為獄吏而又以通春秋舉孝廉薛宣朱博皆起於書佐察廉補令丞而終至於丞相則知漢之胥吏亦以功次遷選而無所限格也東漢有三公有長史有符掾令所謂堂後吏是也或主長吏選除或主民戶祭祀或主詞訟賊盜或主貨幣錢鐵或主倉庫郵驛或主卒徒轉漕或主奏議兵事皆以天下名士為之特以進仕之要而朱穆何敞班彪李膺之徒卒由此途進用一時俊彥萃於輔相左右其裨佐不既多乎今顧以為雜流使士大夫從事於此則必以為恥而不肯為矣

銓選之制

四選之法尚矣文武歸之吏部欲其合也文武別之左右選欲其分也文臣之升朝者尚書左選掌之初任幕職州縣官侍郎左選掌之武官之升朝者尚書右選掌之自副尉至從事侍郎左選掌之官之升朝若屬之尚書其次屬之侍郎此元豐之制也元豐以前曰審官東院則尚

書右選也曰流内銓曰三班院則侍郎之左右選也此元豐以前制也國初文臣屬中書武臣屬樞密使三班屬宣徽院所以然者蓋磨勘之制未立而叙遷之法不復舉文武百官非有勞者未嘗遷秩故舉而委之大臣有司無與焉自時厥後既分中書之權而置審官院矣則不得不分樞密之權而置審官西院既以宣徽所掌而歸三班院矣則不得不以幕職州縣考課而歸之流内銓所以然者蓋磨勘之法既立叙遷之法既舉其事繁浩非大臣所能專故必舉而委之有司之職此元豐所以總而歸之吏部也因四選之分合原四選之建置則本末可以見矣

磨勘考課

南曹之歷殿最必書御前之紙不及常事考課之法行之非一日矣然其始也其任在大臣其權在天子其後也其權在天子其任在有司又其後也天子不之問大臣不之與而有司之所謂考課者具文而已矣國初文臣屬之中書武臣屬之樞密宣徽天子視握其權而進退焉此考課之始也淳化間分中書之權而置審官院流内分宣徽之權而置三班雖曰移大臣之職而歸之有司然天子臨軒親問猶有所謂黜陟者存焉此考課之一變也至其後也非時之恩河一定之資歷迭為遷轉不復考校然或以天子之悔悟或以大臣之論薦猶未至盡委其權焉此考課之再變也又其後也既置審官西院又以其權盡委之吏部天子不加引對大臣不與參稽有遷進而見貶黜事權軟靡不可復波雖有司亦未如之何也已此考課之三變也噫變而至此極矣五代之除文武諸臣考滿則遷叙遷之法一代之弊政也而太祖華政能可旋也擢以不次無所稱者雖老不遷魏仁甫之義利並命遷秩張之華之無聞至十六年不遷當是時在臣無私心天下無廢法曷嘗以資歷為遷進哉淳化中天子慮大臣之務未清而百官有司不及察也於是移其職而歸之有司雖曰磨勘一法有司主之然天子實為之進退焉故有遷轉者有貶黜者或引對而不改秩或供奉而至四十年不遷當是時天子嚴其法而有司不得容其情亦曷嘗有遷叙之弊哉至于真宗

仁宗憫臣子之久次示一時之寬恩或以磨勘而進秩或以考課而進秩雖足以明仁心之形而未足以盡賢否之實然考課之際第以久次遷秩非勸沮之道天子猶知悔悟也悔悟則革之矣文資三年一遷武職五年一遷不問勞逸賢不肖並進大臣猶加論列也論列則從之矣又況考覆引對此制未嘗欽焉其叙遷之弊亦豈如是之甚哉熙寧以來其權委之吏部上之人無與焉吏部既用格法不必銓量官秩則計歲月久而遷轉差遣則視資次高下而猜射賢否混殽莫此為甚而後祖宗之良法廢弛無餘矣噫始者薦者察之不精而委之有司今也薦者攷察之自勞而委之有司夫既視為有司之事則朝廷不過奏鈔畫聞而已於所重也而輕之祖宗之意安在哉然則如之何曰擇之以主判之官而委之以銓選之權庶乎其可矣天下之事惟專其任而後可以重其責昔唐德宗命陸贄擇常參官陸贄不從疏抗不遣官考吏部謂非任人不疑之道為今日計盍亦專政部之任而重吏部之責乎昔蘇公紳請擇主判付以事々責成選事誠格言也誠使權衡不欺如王質所判以衡鑑自任如文潞公所言則人不敢欺誠使揭科條如魯宗道榜資闕如趙及銓事悉自予奪諸吏聽行文書如杜祁公則人不容欺得人若是雖無法可也若觀其事而不知名實聽其言而不知好惡見其容而不知其厚薄不察所舉而不知所予凡所注擬徒使吏挾法於前曰某人於法在所取某人於法在所後無所可否惟法之為聽則寧不有愧於先正彭公之言也哉

群書考索卷三十八

續集

群書考索卷三十九　續集

山堂先生章　俊卿　編輯

建陽知縣區　玉　刊行

訓導　袁　賓　校正

○官制門

爵秩

漢封侯

漢設爵二等曰王曰矦皇子而封為王者實古諸侯也故謂之諸侯王王子而封侯者故謂之諸侯群臣異姓以功封者謂之徹侯大者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以為差降古者有分土無分民自漢始分民而諸侯王國皆連城數十踰於古制不特此也有以宦官而封侯者髙后八年封中謁者張釋之為列侯是也有見任宰相而封侯者公孫洪平津侯是也有以婦人而封侯者蕭何夫人同封酇侯樊噲妻吕須封臨光侯是也有以方士而封侯者欒布封為樂通侯是也若是者皆無定制

非復先王列爵分土之意也

食邑

秦爵二十級惟徹侯乃得食縣其次關内侯本無食邑其有加異者與其關内之邑食其租稅高帝即位之初其士大夫以上皆令食邑所以寵異扵一時非常則其後論功封侯者凡百四十三人食邑者除祖每戶一歲更輸錢二百貨殖傳所謂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是也宣帝本始元年論定策功蘇武劉德等六人爵皆關内侯德武食邑蓋特寵劉德蘇武二人而加異之也然有累爵至列侯而未有食邑者樊噲是也有累賜食邑而後封侯者酈商是也

周爵祿

司士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司馬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漢制除官試守滿年然後為真若干各食全祿猶有古意

漢爵

漢爵二十級自一級以上至不更四等則比士大夫以上至五大夫五等則比大夫左庶長以上至大庶長九卿之人也關内侯比古所内之子男列侯比古列國之諸侯漢初因之凡爵一級直錢二千有赦則賜民爵一級有罪則許民買爵以贖罪公其服飾免復飾各以其爵之髙卑而為之劑量也以樊噲夏侯嬰二傳攷之其遷轉次第有不可紊者樊噲以舍人有斬首之功賜爵大夫已而加列大夫已而賜上聞已而賜五大夫已而爵號比封君已而賜重爵列侯累遷將軍賜食邑夏侯嬰以太僕常奉車有降敵之功賜爵五大夫已而賜執帛已而賜執圭已而得印匱已而封滕令已而賜食邑一級一所截截有紀序間有超遷越轉則又出扵上所特恩而已

唐階勳爵

古者官無無稱亦無虛假惟周立三公以六卿兼之故周公以冢宰位太師是有無稱矣至漢以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為加官加官則無稱之謂也然其所加自列侯將軍至郎中亦必因其所加而責其

職任是則有兼稱而未嘗有虛假也若唐所謂散官勳爵者亦如官之數而徒假以虛名無所當乎事實不亦贅乎曰階者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將仕郎二十九為文散階自驃騎將軍至校尉凡四十五為武散階以吏部郎主之曰勳者自上柱國為正二轉至武騎尉為一轉以司勳郎主之曰爵者以王公侯伯子男為九等以司封郎主之朝廷百官所以授其祿秩而謂之職事官者皆不繫此是其所以為兼稱者又其所以為虛稱歟且所謂開府儀同三司者謂置府辟吏與三公同耳所謂五等封國皆南面臣人分茅建社令其為階爵豈復有此是得謂之當其實乎且職居其一而為之加者至于再三既加其階又加其勳又加其封求之於古安所取義陸贄言員外試官與勳散爵號同無俸祿之資無管攝之柄無見敬之實無免役之優但止於服色資蔭而已所謂假虛名而濟實利者然而周漢之始初無所假亦足為治假之又假實不勝虛何以勸人凡唐制自勳階進者敘以散官封公蔭敘明經出身亦以散官京官罷歸亦以散官勞攷敘進亦以散官故未有職任而授者有已職任而加者有免職任而居者是不特虛假與試官殊科宋朝攺官制始以唐散階為寄祿官勳官遂已削去而封爵食邑猶存

古者世祿不世官

威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胡氏云帝王不以私愛害公選故任者世祿不世官任之不以其賢也使之必以其能也卿大夫子弟以父兄故而見使則非公選而政由是敗矣昔者有巳野耕渭釣權居輔相而人莫不以為宜陟象賢復相大戊武公世美入為司徒不以世故疑之也伯鯀既殛禹作司空蔡叔以因仲為卿士亦不以其父故而廢之也惟其公而已及周之衰小人祿朝廷官爵為己私援引親黨分據要途施及童稚賢者退處於蓽門老身而不用春秋書仍叔之子云者示戒深矣○林勳云以德詔爵以功詔祿故世祿而不世官蓋世祿則世子弟無失所之憂不世官則入仕之源清而官無冗員之濫其意若曰世類苟賢則食米自足而爵位可以自致焉不賢則均食先人之田祿不過數世自與庶人等矣此先王待遇賢臣重惜名器之善意○晦菴云

世禄所謂有田以處其子孫也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則教之教之則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禄盖其先嘗有功德於民報之宜如此忠厚之至也

古人以穀粟制禄

吕氏云漢制三公號稱萬石其俸月各三百五十斛其稱中二千石者月各百八十斛二千石者百二十斛比二千石者百斛六百石者七十斛百石以下有計食佐史之秩計食月俸十一斛佐史月俸八斛安范睢有計食以上之說吕不韋死其舍人六百石以上奪爵以此攷之則漢之禄秩大率皆秦制其間少有增損則不可知爾孟子論周室制禄自上農夫食九人積之孔子使原思為宰與之粟九百而孟子為齊卿其禄十萬鍾然則自古至於秦漢無不以穀粟制禄也荀綽晉百官表注載後漢延平中中二千石月俸錢九千米七十二斛真二千石月錢六千五百米三十六斛當殤帝之世百官俸禄猶米多錢少況於古乎

漢禄秩

漢吏禄賦於民上自三公而下至百石吏吏禄各有差其見於百官表之注者皆以穀計也至廣律則謂丞相大將軍俸錢月六萬是則漢禄穀多而錢少如貢禹拜諫大夫秩八百石俸錢月九千二百又拜光禄大夫秩二千石俸錢萬二千蓋寬饒以太中大夫為司隸校尉俸錢月數千當特亦不以為禄厚加之節臘有賜士大夫足以養廉而無冒耻于利之態惟小官卑秩稍禄既薄而賞賜不及焉則不能以自奉宣帝憫小吏之勤事於是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哀帝又益吏二百石以下奉自是小吏稍稍優游至平帝時諸吏之初除者皆食半俸滿一歲為真得食全俸比二千石以上致仕者三分故禄以一與之大抵亦高爵厚禄者損之耳光武中興其千石以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以下增於舊秩故西京千石月九十斛東京減為八十西京比六百石六十斛東京減為五十五則是光武之減吏禄乃所以益小吏之俸也宣帝哀帝增三百石以下光武減六石以上其損益之制不同要皆有補於小吏

唐俸禄職田變而為地又未幾而罷罷而又置職田公廨本錢有俸有料有賜或年給季給月給日給春秋給其後無事則增加軍興則半給其後愈增愈重天寶數倍扵開元大曆數倍扵天寶建中又倍扵大曆大曆中權臣月俸有至九十萬者刺史亦至十萬自此以後大率外官俸錢重扵內官有自方鎮為八座至謂罷權有自左丞貶歙州刺史家人恨降之晚

宋朝禄秩祖宗留意養賢前代俸給未有實數也而今給以實數前代俸給未有實錢也而今給以實錢省官益俸見扵開寶優禄養賢見扵雍熙在祥符則加之在寶元則不減之其為士大夫慮至悉也然此皆天子意也非臣子自為身計也自元豐諸臣以省俸之名欺其君以增俸之實豐其身寄禄官有俸錢職事官又有職錢所以入者厚矣以元豐之制比之元祐最為優異而奚以省言也雖曰五品降為六品七品降為八品然此特章服爾議請減蔭及用舊品而又奚以省言也元祐稍減扵元豐而紹聖復沿扵元豐其切扵己計如此哉然此猶未至扵極也崇觀姦臣自奉過度俸錢職錢之外又有食料等錢有言之者則以減俸非治世事之說止之噫古之制禄為天下公後之制禄為一己私竭膏血之私奉溪壑之欲君子為之寒心焉中興以來一洗陋政其謂增損得其道矣然嘗攷之祖宗之制可為後世者非一而其大要有三一曰優小吏二曰優外臣三曰優故老遐人之俸熙寧增之小官之俸紹興又增之非優小吏乎小吏加優則廉節立矣均給外官職田見扵慶曆按支外官供給見扵紹興非優外官乎外官加優則輕外之患去矣淳化中致仕給半俸景祐中致仕俸給如分司官非優故老乎故老加優則待賢之意篤而來者知勸矣雖然上之所以待我者厚矣我之所以自待者宜如何曰觀頤觀其自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以溫飽為念而從事於囊帛匱金舍爾靈龜觀我朵頤殆非所望扵君子○所給俸券請之扵府在職奉使不肯廩給天下未始無鄭公伊川也然不可謂

皆鄭公伊川也自出禄米以賫貧民自分俸錢以賑荒饑天下未始無亳稱王居白也然不可謂皆亳稱王居白也

資格

宋朝堂除及資格

國初官人之法文臣屬中書武臣屬樞密太宗分中書之權而置審官院神宗分樞密之權而置審官西院遂以文臣之審官為東焉于後合東西審官之權而歸之左右尚書文臣之差注吏部若得專其責矣然監司郡守及御史省郎以上皆中書主之正將副將准備將以上皆樞密主之此堂除所以為重本也祖宗以來資格甚嚴其用某人也必曰嘗歷其資也由守而憲由憲而漕由漕而三路使而三司副使至是方除待制焉由正將而邊守州鈐由邊守路鈐而邊帥路鈐由邊帥路鈐而都鈐總管官至是方選管軍焉一資一級至不輕也自熙寧大臣引用新進有邑宰資序而為監司郡守者有選人未改官而亦預俊揆者官制既行資序止於吏部朝廷所除出於臨時而文臣之資格壞矣自政和之官爵日濫而横行之任下及匪人邊郡之除無異正任官制後行武臣直博皇城使雖樞臣莫之能改而武臣之資格壞矣夫待常才以資待非常之才以望如徒以資而已則懿德喜行瑰奇偉儁之士或拘格而遲回然專捨賢用望則狂繆之流矯抗之士或以虛名進矣其用望之弊當有甚於資也且祖宗之朝間有不次而舉者有特旨而授者畢士安以侍讀學士兩遷而正端揆宋琪以兵部員外三遷而居端揆王顯閤門使也其正西府止於兩遷王繼英客省使也其知西府止於一遷此固非純用資格者然資格終不可廢也李定以資淺入臺三舍人不奉詔武功大夫之轉横行則紹興廷臣深非之焉盖資格嚴則人望為之貴用望者多僥倖者至斯亦不足貴也已昔范文正公為百官圖以進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則為叙遷如此則為不次意必有范公而後可以用資冦忠愍議擢指揮使吏以例籍進公曰用一牙官尚須檢例安用我輩意必有冦公而後可以用望否則資望俱失矣

資格之弊

孫洙論資格之弊以為今賢才之伏於下者資格拘之也職業之廢於官者資格牽之也士之寡廉鮮耻者爭於資格也民之困於虐政暴吏循資格之人衆也萬事之所以抗弊百吏之所以廢弛法制所以頹爛决潰而不之救者皆資格之失也今小人累日而取貴仕君子側身而困卑位爵不考德祿不授能故曰賢才之伏於下者資格拘之也才足以堪其任不拘歲月而妨之矣力不足以稱其位累資考級而得之矣位不度才功不責實故曰職業之廢於官者資格牽之也夫資格之法起於後魏崔亮而復行之於唐裴光庭且二子者其當世以罪之今資格之弊流漫根結踵為常法方且世世而遵行之矣為今之急誠宜太蠲弊法簡拔異能爵以功丞先後用才為資序無以積勤累勞者為髙科無以深資久考者為高選智愚一別善惡陳前而萬事不治者後未之聞也

任子

古者官人以世

成周之世下及列國皆官人以世周之劉單召甘晉之韓趙欒齊范之高國陳鮑衛之孫甯孔石宋之華向皇樂鄭之罕駟國游魯之季孟臧展楚之鬭蔿申屈皆世不乏人與國終始

選擇而後用

盤庚之告群臣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世選爾勢予不掩爾善觀此則知是雖以其祖父舊勞王家之故猶必加之以選而非泛然錄用若後世之無擇也

任子保任之法

任子之說起於劉向以父任為輦郎袁盎以兄任為郎中釋者曰言為父兄所保任故得為郎也而眉山蘇洵上書仁宗亦云所謂任子猶曰信其父兄而用其子弟云爾由是言之任者保任之謂保其可任不保其不可任者其後易保任之名為奏薦亦以論薦人才之義而已矣以趙括之與父異心而其母上書括不可將如有不稱請無隨坐是母之親不敢保任其子也義縱少為群盜有姊以醫幸於太后太后欲官之

姊曰有弟夫行不可是以姊之親不保其弟也夫保息者婦人女子之常情也以括之母猶不敢保其子以縱之姊猶不敢保其弟于以見古人保任之法盖加此其嚴也而況夫受國家之爵位號為人之父兄者曾一婦人女之不若也昔衛子思有言曰武王之母弟八人五叔無官尚德故也公孫黑之将死請以其子為右師子產曰印也若才君當任之不才将朝夕縱汝又何請焉是古之任子者有無為可否之明驗也後世失古人保任之意惟其恩澤所及而已不計其賢愚也惟其務法所得而已不擇其可否也於數子之中苟有一人雨露之未及則為沒齒之遺憾視數小子之態固不獨一張禹為然也是以上之人知有隨其所已任而予之矣異時不如所任不復詰也下之人知有挾其所得任而求之矣才德之堪任與否不暇顧也胡不觀祖宗立國之初減齋郎駙馬之目嚴蔭補攷試之科恩郊蔭不數數而予之也太祖在位十七年四行大禮爾祖宗在位二十三年五講郊禮爾盖有雖經奏蔭而便殿引對尚有可否予奪之權行乎其間非可以斷斷而取必者也遺奏之恩告老之澤不汎以施之也惟視其平昔勞勣之為輕重爾

漢奏蔭

漢制二千石九卿得蔭子弟為郎其為虎賁諸郎者皆許父老子代或殁于刺史守而名績流者亦蒙恩典錄其後嗣如汲黯張安世皆以父任而袁盎亦以其兄任其為郎一也而等有四議郎中郎侍郎郎中號三字郎而悉蠲於光祿勲以給天子宿衛獨議郎不預便宜之數光祿勲歲以四行察其茂廉才迹優異殆蒙選舉銓居高第然後出補長丞異時遷擢亡而至於兩府初無限格然攷之於史貢禹以光祿勲大夫二千石秩惟有一子猶未得祿故以御史大夫卒始以特恩任其子為郎桑洪羊為御史大夫自以為有功於國欲為子弟得官而武帝不與漢之奏蔭雖有定制而未始有常恩也

唐資蔭甚濫然其選輕

昔漢世祿之法雖廢而任子之科亦優凡朝之公卿子弟苟以父任兄任皆得為郎亦可以為優矣魏晉以中正取人其實純以閥閱為尚然

其立法本以德行為先反以門地相尚是為名實背違所以未為公論若唐之興以儒科取士而資蔭自為一途然而議者多言其濫矣高宗時劉祥道所言雜色入流者謂三衛番官親事帳内品子雜掌兵部散官此則皆資蔭之流而謂之雜色抑亦少矣所謂三衛者曰親衛勲衛翊衛皆大臣之子孫為之分番宿衛而後授祿任所謂親事帳内者文武三品以上乃給而以品官之子為之所謂品子者有納課品子歲取庻臣之子上之兵部納課十二歲而後試量文武授散官有捉錢品子日本屬以簿附朝集使上之考功兵部滿十歲量文武授官又有太廟社稷齋郎皆以武選而崇文宏文又四門館生又以文授凡此皆唐資蔭之目也然楊國忠以其子暄舉明經不中授與舉者達奚詢聞之大驚遂寘之高第俄與詢同列則當時權要子弟欲進身通顯亦必托之儒科則任子之目雖衆其選為輕而唐之得人於科目為盛故賴此耳惟李德裕以任子位宰相乃言朝廷顯官須公卿子弟為之為史臣所誚宜哉

宋朝資蔭之濫

任子之法宋初其嚴乎減齋郎進馬之額立蔭補改試之科其入仕之路至艱也趙韓王以佐命之功出入將相二十餘年而其子之為六宅使出於天子之特授其弟之為河南推官猶十年不赴調大臣之於子弟如此則當時之群工百執事又安敢有所希覬哉蓋自盧多遜之祖其子起家即任水部員外則其遷驟矣自呂蒙正為三第求官雖止授其子京秩而其弟特注縣主簿則其路廣矣然猶未至於濫也祥符中録王超之子德用為忠佐超之建旄秉鉞已二十二年則是祖宗朝嘗軍方鎮未有奏蔭法也淳化中從魏咸信之請以其子為大理丞咸信以宰臣之孫為駙馬都尉則是祖宗朝天子之女未有奏蔭法也太平興國中以杜彥鈞補東頭供奉官彥鈞以昭憲之姪從太祖幾二十年則是祖宗朝貴戚妃后之家奏蔭之不濫也至于後日横恩四出誕節之恩起於至道其後至於推恩之濫入流增多矣郊禋之恩起於祥符其後至於一郊所奏且數百人矣國初無致仕之制官給事而致仕者

其子同學究知制誥而致仕者其子試校書給事知制誥皆曰侍從且特恩也明道初員外郎致仕者其子試校書三丞致仕者其子為三丞郎是今之朝奉奉議皆得官其子矣又其甚也有易簀而請者有停服而請者致仕之恩何其濫也國初無遺表之制韓重斌之子為作坊副使劉惝之子為大理評事亦皆一時特恩也宜宗以後丐請日繁其初已官者或止遷秩而後則盡補白丁矣又其甚者妻族外甥悉皆霑恩門客僕隸亦蒙甄録遺表之恩何其濫也未離襁褓已結縉紳不限賢愚槩居禄位此非孫沔之言乎承蔭既多受蔭已重行恩在已假奏為名此非裴明允之言乎弊而至此亦可嘆也已今誕節之恩罷之久矣而三者之弊猶故也盍亦少加之察乎淳熈之志文臣員郎武臣副使終身止任一子正郎正使再遇大禮者增至於三郎者展至於再而遺表之恩致仕之恩皆為一品節令之制猶在也遵而行之則在今日

任子較試之法

宋朝公卿子弟其未仕也則命之入學其既學也則嚴之較試既試矣又有覆試之制有引對之制覆試而三事夫實坐其主司若奚璵王賹孫之貶是也引對而學業未精俾之再學若錢象中陳宗紀之黜是也弦之既精察之既詳可以例用矣而猶未也太祖朝柴樞之子並授供奉官太宗朝大臣之子止為六宅使夫其處之右職艱其仕路寧不謂膏梁之族未能諳究吏事耶至其後也有同為相臣子而或授以郎官或處之右列者有武列之家授以文秩而文班之後命以武官者因其所能為之區別噫亦嚴矣盖自引對之法罷於天禧考試之法更於熈寧甚而有免試之制有陳乞之法不惟不對於便殿亦且不試於有司皂白不分稟賜無別此任子所以濫也厥今引對之制不可復矣祖宗覆試之制亦不必復矣惟銓試之制嚴而行之庶乎其可也

久任

漢朝久任

漢制遷吏三歲一更而其他官吏以至倉庫之微初未嘗有終更之限也夏侯嬰自高祖時為太僕至文帝世不易其職貢門歷三世不徙官

此其在內然也有為京兆五年（張敞）有為刺史五年（何武）有為郡守八年（黃霸）未嘗不久任也王嘉謂文帝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莫有苟且之意此足以見漢之任吏不輕易置也苟二千石治行果最則特璽書增秩賜金亦未遽遷擢以重斯民去思之心至其屬吏則其太守察其廉汙而進退之故郡丞雖老聾或以其廉而不欲數易（黃霸）曹吏書佐選其可用者而罷斥諸病吏（朱博）亦安有良員而終任者矧當是時惟長安最為難治而尹京兆者枉往久不過三年近者數月一歲之毀傷失以罪過罷（張敞）則知漢之久任固以真吏之循良而貪汙沓冗輩亦豈容久病民哉（錢劊）

宋朝久任

官守數易弊法也而將相之數易監司郡守之數易其弊為尤甚祖宗朝趙中令之相凡十一年王文正之相凡十二年向文簡之相亦十年皇祐用相遠者五七年次者二三者而亟用亟罷洵鄭巳切議之良以道揆之任非百官有司比任之則勿疑疑則勿任祖宗朝郭進之守西山凡二十年李漢超之守關南凡十七年董遵誨之守通遠凡十四年其餘或九年或十年或十餘年蓋不可悉數夫閫外之任古人所重委之也專任之也久則可以責其成效擢之未幾而遷之隨至雖有頗何所用之祖宗朝宋慱轉運使河東凡十一年宋璫之知秦州凡六年蔣元振之知白州凡七八年在蜀者或至三[illegible]宰相盧者或七年不遷而知滄州未半年而更三任授發運使未數日而文遷諫議則吳申力言之夫親民之職不可屢易監司一易則擾一路郡守一易則擾一州令宰一易則擾一縣送故迎新勞擾萬狀五日京兆奸者侮之雖百龔黃何所容其技耶祖宗朝曰相曰將曰監司曰守令無一不久其職者正為是也不寧惟是張質之在樞密五十年王貽永為樞密十五年古之以司馬為氏不過是也陳恕之在三司十二年李士衡之任筦計二十年古之以倉庫為氏不過是也趙師民楊安國之在經筵或十餘年或二十七年所以養君德者多矣司馬光劉溫叟之在臺諫或五年或十二年所以格君心者久矣張師德九年在西掖章德象十二年在翰林

所以出納王命者當矣雖然亦視其才德如何宋琪自外即歲中三遷為真相何敏中自外即歲中三遷為真相向敏中自外即百餘日正西府可以速則速又不容以久任之法拘之

人才

人才

嗚呼天之變人甚矣其有感於人事之變而迫於氣數屈伸消息之不齊然後不得已而降咎也雖然是氣之屈於此也則必有所信於彼其消於今也必有所息於後是以天將降非常之禍於此世則必為之預出非常之人以擬之使夫國家猶有所依以立而生民之類不至於糜爛泯滅而無餘是則理勢之必然而天之所以為天者其心固如此也故七國將變而已生亞夫以擬之矣新室將亂而已生二十八將以擬之矣天寶至德之運將危而已生郭子儀李光弼李晟以擬之矣

節義

先漢有節義之實而亡其名

仗節死義之士何世無之顧上之所以養之如何耳高祖之初丁公不忠於項羽而戮之以徇衆鄭衆不奉詔名籍而貸之以激世田橫不肯歸漢而自殺則壯其節而為之流涕魯不下漢則嘆其守節死義之國而不忍屠之所以培養氣節保護風俗以為後世憑藉之計者不淺矣故其後士大夫皆知節自守不為勢屈不疑之不肯解劍貢禹之不肯改官不受卒徒𠯁首如田延年不聽兩吏挾持如蕭望之不拜大將軍如汲黯不屈節于單于如蘇武其凜〻英風使人激懦而增氣以至田申古人也責傷以義有烈士之風樓護俠徒也議論常依名節而聽之皆竦其他可知矣惟漢世之君陰有以養其氣不沮不挫而自有以銷其犯上難制之氣故其人亦不以節行自矜而無矯激之名忠而不許剛而不暴有仗節死義之士而後世獨以節義之名歸之東京者蓋東京以節義為尚故也惟其所尚者在是故士大夫相尚成風而未免有詭激之患要之東都尚節又不若西漢有其實而亡其名（錢制）

朋黨

歐陽公朋黨論

嗚呼始為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俑者也真可謂不仁之人也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群臣稱魏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誇耀于世又讀唐實錄見文蔚所為如此未嘗不為之流涕也夫以國予人而自誇耀及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為之漢唐之末舉朝皆小人也而君子何在焉當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懦不肖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矣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以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為君子者固常寡過小人欲致之罪則有可誣有不可誣者不能徧及也至欲率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為朋黨爾故其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遊執友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君子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用皆自然之理也故聞善必相稱譽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薦引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則人主之耳不聞有善于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小人日近則為人主者悵悵然誰予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在位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為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而無所不為則漢魏唐梁之際是也故曰欲奪國而與人者由其國無君子守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傳曰一言而可以喪邦者其是之謂歟可不監哉可不戒哉

漢黨錮

始於甘陵南北部成於陳蕃李膺與太學諸生終於張儉等。天下有道君子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括囊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黨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

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濁揚清禁虺蛇之頭踐虎狼之尾以身至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言殲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溫公）○前漢之黨指蕭望之劉向張猛周堪而治之者元帝與恭顯後漢之黨指李膺范滂二百餘人而治之者威靈與侯覽曹節輩也唐之黨指獨孤損崔遠等二十餘人而治之者朱全忠柳粲李振也三黨盡索宗社存亡其果君子耶抑小人耶○又君子之類或以道德以學術以氣節以議論竆則相益達則相推可以名曰朋而不可謂之黨小人之類或以才智以邪慝以恩知以勢利竆則相踈達則可親可以名之曰黨而不可謂之朋（胡安定）

漢唐黨不同

八厨八俊之徒起於漢而儉人切齒於上八關十六子之目起於唐而賢者肮臟於下均為朋黨之失然而在漢而節義之風有補於漢在唐而圖利之徒有損於唐此所當監也

唐黨錮

裴度相憲宗德裕相武宗皆有功烈為唐賢相德裕才優於度而德器不及也度為小人所傾無所不至危亦極矣而能以功名終德裕一失勢斥死海上何者度不為黨德裕為黨故也自今觀之牛僧孺李宗閔之黨多小人德裕之黨多君子然因私以害公挾勢以報怨一也夫為天吏可以伐燕德裕自為朋黨而欲破人之朋黨此以燕伐燕也孔子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難矣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德裕怨欲必行焉矜而不爭群而不黨其能免乎（范淳夫）

宋朝朋黨

宋朝慶曆黨時慶曆四年初呂夷簡罷相夏竦受樞密使復奪之以杜衍同時進用富弼韓琦在二府歐陽脩等為諫官石介作慶曆聖德詩言進賢退之不肖也奸蓋斥竦也竦銜之而仲淹皆脩所厚善脩斯言畧不形迹頗忌竦因與其黨造尚論目衍仲淹及脩為黨人脩乃作朋黨論上之其詞云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當時竦黨至謗誣仲淹韓琦富弼有不臣之心仲淹等相繼罷去石介

幾至斷棺元祐黨紹聖以来貶貢元祐臣僚至徽宗崇寧元年令有司攷校收僚章疏言涉時者盡加責降尋又籍記元祐黨人以司馬為首凡三百九人刻名于石後有蔡黨王黨之目亦至靖康之變原其所由實由元祐大臣初以兼容小人為寬大元祐八年大防欲用楊畏為諫議大夫范純仁言黨用邪人遂固争避位大防不悟竟用畏為禮部侍郎是尋上疏乞講求神宗法以成繼迹之道自是悉召用熈豐舊人實畏發之焉尋又有調亭之說盡用小人卒使小人復勝而君子去盡故方其始也非惟排斥小人之黨而君子亦自分黨內自相攻如洛黨程正叔為領袖朱光庭賈易等為羽翼川黨以蘇軾為領袖呂陶等為羽翼朔黨以劉摯王巖叟劉安世為領袖羽翼為衆及其終也至紹聖初同以元祐黨令竄嶺海之外可哀也已

群書考索卷三十九　畢

續集

群書考索卷之四十

續集

山堂先生章　俊卿　編輯
建陽知縣區　玉　刊行
訓導袁　賓　校正

○兵制門

周兵

兵志序　古者制兵必有法其法必有志夏有政典商有伊尹兵書周有太公兵法司馬法戰國有孫吳兵書皆志兵也自太史公八書止於律書言兵班孟堅漢史止於刑法志言兵於是漢晉隋唐舊史皆無兵志惟歐陽公作新唐書始志兵故凡歷代用兵之法掌兵之職養兵之具雜出於傳記之間本末源流無所統壹聊於暇日採摭大要所以備漢以来兵志云

周兵寓於農將寓於吏

夏官司馬序官曰凡制軍萬二千五百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三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鄭注云伍一比兩一閭卒一族旅一黨師一州軍一鄉）蓋當時之兵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出則為伍兩卒旅州軍李太伯云比為伍閭為兩族為卒黨為旅州為師鄉為軍當時之將居則為鄉大夫出則為將帥長與司馬故李太伯云比長因為伍長閭胥因為兩司馬族師因為卒長黨正因為旅帥州長因為師帥鄉大夫因為軍將兵不待選皆吾民也將不改置皆吾吏也有事則啟之於行陣事已則歸之於田里元招收之煩而教不關無稟給之費而食自飽。太伯又曰此則六鄉為六軍也按遂人註康成云遂之軍法如六鄉是則六遂亦為六軍也林賢良曰井田必為鄉遂井田之別所以寓軍法王畿將重根本故制田以鄉遂而寓六軍之制凡東遂用之國都而民不勞可謂善矣若夫采地以往不可使家出一人於是制井田而寓軍之法則亦異焉

兵寓於民

凡歲時軍旅之事以鄉遂之官登其夫家簡其兵器治其車輦以縣師稍人之職作其司徒會其卒伍治其政令則此等官宜領之司馬而乃屬於教官以此見周人之兵出於民民事治則軍政舉於中

夫家數

周禮所謂夫家者一夫受田百畝家出一夫而已然亦有合居者故小司徒又言上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者二家五人蓋雖合居亦惟計其丁壯而用之與別居者無異

兵數多而民役簡

天子六軍（七萬五千人為兵軍千乘）大國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為兵車五百乘）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其所用以征伐之大數也若乃王畿千里軍賦萬乘則六軍所用特其什一而已（漢志云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凡兵車一乘馬四匹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萬乘之賦為馬四萬匹士卒七十五萬人）大國一封軍賦千乘則三軍所用特其半而已（漢志一封三百六十里提封十萬井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然周禮公侯或五百里或四百里則兼附庸言之故與此不同）至於次國

小國其所用之軍蓋亦無以異此此其經常之制可為後世式也切嘗攷之千里之畿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一井之田八家耕之總計六十四萬井之田為五百一十二萬家家出一夫為五百一十二萬夫以此夫衆而供萬乘之賦是為七家而賦一兵列國之賦皆通此數（孫子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内外騷動怠於道路者七十萬家蓋言一夫從軍七家奉之亦可見七家賦一兵）蓋自夫率之七家相更以給於軍則王畿之内凡七十征而役一周焉（以七夫計一兵又用賦之十一為軍故也）諸侯之國凡十四征而役一周焉民年二十而事六十而老其間服役者不過四十年是王畿之民凡給役者半歲而更則其民生一世之中而一役焉耳使諸侯之民凡給役者一歲而更則其民生一世之中而再三役焉耳不亦簡而易從乎雖然王畿之内有諸侯之朝邑（如晉有許田之類）有公卿大夫元士之夫祿（謂之内諸侯）有王公子弟之采地凡所以爲仕其民者不一而足故其制賦之數視侯國特輕焉欲其以勞佚相兼也至於侯國其歲則有朝覲會同之役其征伐則有勤王敵愾之師至於衛社稷備討疆閭卑徒備器械治兵振旅無所不用其衆故其賦民之制必如是足雖其後至於倍王畿然亦不得已也（林曰）

丘甸之法不行於鄉遂

丘甸之法按康成注小司徒以為是采邑之制如杜氏所云亦即采邑寓軍之制周人六鄉六遂雖不用丘甸法然通亦此數計之王畿百同一同之内則為百甸百甸而百乘百同而萬乘每乘七十五人則王畿千里其為七萬五千人者凡十適當六軍之制十倍矣天子凡征行不過六軍以十分而迭用其一此所以民不勞而國不危也是豈若秦漢以後之用師動以百萬之衆決勝於一舉而能哉然而丘甸法獨不行於鄉遂者蓋除鄉遂十六同外自稍地以往所餘八十四同自可以為六軍者有八其奇者猶三萬人周公之制六鄉六遂特為天子之衛而有所征行則於采地之中迭用其八分之一以備六軍猶有用不盡者三萬亦可以充補卒之備古者制軍如此不窮民力（林曰）

丘甲

春秋成元年作丘甲杜氏注以為丘出戎馬一匹牛三頭甸長長轂一

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十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出今嘗使丘出之（按杜氏說然不通周制四丘為甸如此則是魯人賦四倍於周賦[illegible]雖無道必不至如此之甚哀公田賦曰二吾猶不足聖人猶切戒之豈至如此惟李靖說頗通）胡康侯曰作丘甲者益兵也古者四丘為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為成出長轂一乘此司馬法一乘之賦也魯為齊難作丘甲益兵備禦爾唐太宗問李靖楚廣輿與周制如何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亦二十五人為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具一乘則今作丘甲者即丘出一甲向之十有八人者今增而為二十五人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為軍矣所未可知者其三甸而增一乘乎抑每乘而增一甲乎魯昭公時嘗蒐于紅革車千乘則計甸而增乘未可知也楚人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五十人則魯每乘而增一甲亦可知也要之其實為益兵向之四丘共出三甲者今使每丘出一甲爾非若杜氏之所謂丘出一甸之賦（林曰）

内政

内政之法自五家為軌積而至於十軌而為里自四里而為連積而至於十連而為鄉軌五家也十軌則五十家而四里即二百家也故二百八而為卒十連二千家而五鄉即萬家也故萬人而為軍率一家而為兵者一故分齊為三軍得精兵三萬人周制之在司農率三農八家其可任者二十人以一井率之甸六十四井為夫一千二百有八十矣司馬法則曰甸出甲士三人士卒七十二人大司徒同籍民數彼其衆而征於司馬者不能十之何耶民悉可以為兵而不悉以為兵也非特此也司馬法又曰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士十人徒二十人夫百井之城除宮室涂巷三分之一餘六十四井即一甸也今又特三十人何耶兵籍甚具此征調則止此爾且兵者視農而益損行者視居而益損先王所以休民力者如此今仲之制率家一兵率五鄉一軍更代復免未聞焉其名為寬實視周為苛矣得無殫民力乎况周制處農於野處工於肆處商於市蓋相資而不相病也今仲以工商別為鄉六不與仕伍專幹利以給費得無以末病本乎若仲特強齊之術耳（蓋周制大國本七家出一人其征調二人只用一人是十四家迭出一人征調陳君舉云）

仲欲得志於諸侯要使一旦用之大國不及知小國不及備而獨於都邑之近地分為二十一鄉而以農鄉十五以賦三軍則是五鄉萬家為一軍家出一人每軍萬人其視古者七家出一人其征調又二人止用一人之制大有間矣然其三軍惟出於農鄉而工商六鄉不與焉即軌里連鄉以寓伍戎卒旅其視昔時居則為比閭族黨出則為伍兩卒旅者未甚異也蓋其時在鄉曰農在軍曰士而文學之士獨不在於二十一鄉之列者所以表其貴於四民而居之間燕是故管子以軍民言之則曰士農之鄉國語以軍言之則曰士鄉彼韋氏謂士為軍士而唐尚書乃謂十五鄉士民共之其意以為間燕之士此固不待辨而知其誤矣又況周制賦兵皆出於農惟田與追胥則工商竭作今也既曰公帥五鄉高國各帥之而又曰公帥十一鄉是其合工商六鄉言之即竭作之遺制也

軍制壞自宣王

自宣王喪南國之師料民於太原夫以井田寓軍制何可料也自是而至於春秋世主而急於立功齊威以募士伯諸侯晉文為前行而獲其志秦穆以陷陣而服隣國楚共以簡師克鳩兹吁益又尊矣若夫齊之技擊魏之武卒秦之銳士秋自為法代相長雄先王之制掃地盡矣

魯作三軍

周禮大國三軍伯禽時有三郊三遂春秋譏魯作三軍說者以魯本三國憚於大國之賦而自損其一其後三家將弱公室而作三軍理當然也（季氏發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故謂之作）

黷兵不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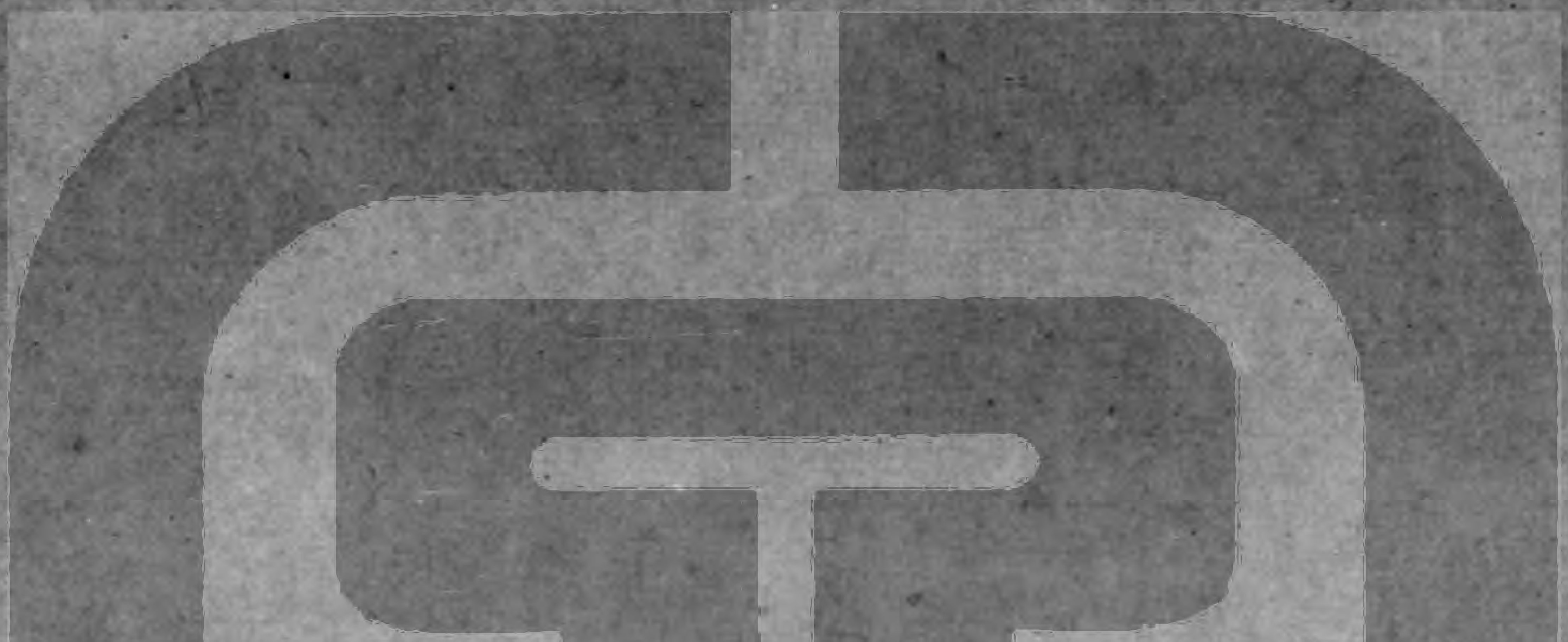
古者五侯九伯專征而諸侯皆共四方之事黷兵不出也司馬法王有四方之事則冢宰命師于諸侯小宰掌其戒具虎賁氏以牙璋發之則黷兵不遠征明矣在易高宗伐鬼方有賞于大國雖天子之親征亦用諸侯之師劉文公之會對晉人曰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平王東遷以王人出戍則揚之水刺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王人會伐屢矣左氏未嘗載王師之出惟敗績于茅戎王師自出春秋深譏

之焉至戰國時京師益弱諸侯往往猶畏之當時告楚者亦曰一周當一百晉不百韓不足以伐周說辭雖過實而亦可以見畿兵不出其力常裕

周志三　變至秦而極

周之六官司馬掌極而其起軍旅之法乃屬之司徒者兵民一致所謂仁義之師也故司徒以井邑丘甸而均其所出之賦以比閭族黨而通其相與之情以伍兩卒旅而擇其可任之人而後司馬因蒐苗獮狩之時得以辨其旗鼓鐲鐃之用而教以進退疾徐之節凡此皆井田之功也是故天子六軍居尊而統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比小而事大凡鄉遂家任一人而未嘗盡用則民有餘力矣九伐以正邦國而不及蠻夷則民無遠征矣九式均節財用而不及軍旅則民不轉輸矣凡此皆封建之助也內有井田為之根本外有封建為之屏翰無養兵之費無勤兵之勞此宣王攘夷狄止於民境平王遷洛邑晉鄭得以同獎王室也一變而春秋齊威作內政有什五之法晉文蒐被廬作執秩之官於是乎以強而并弱矣魯成公作丘甲宣公初稅畝於是乎以上而剝下矣雖井田封建之制至是而漸壞其伯諸侯者猶能斥夷狄以衛中國也再變而戰國齊愍之技擊魏惠之武卒秦昭之騎士皆導民以力爭誘民以利鬬六國之軍各有百萬之師則不復大國三軍之舊矣秦民十五以上悉詣長平（昭王時）齊民戶三男子並為戰卒則不復家用一人之制矣封建井田雖壞裂於此時而諸侯自相吞噬猶未逸出乎中國之外故當時亦未聞有征行之勞轉輸之費也三秦而秦郡縣侯國則外無屏翰之助天子孤立于上而中國與四夷為鄰所籍者萬里長城而已阡陌井田則內無根本之固黔首窮悴于下而中國與四夷為敵所資者三十鍾致一石而已然則自秦而降封建井田壞裂已極而先王仁義之制蕩滅無餘無事養兵烏得無椎剝朘削之患有事用兵烏得無征行轉輸之勞乎此雖勢所必至而後世興衰之故亦必有所本矣

群書考索卷之四十　畢

續集